陸桴亭思辨錄輯要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

(一)

陸世儀撰

本館據正誼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余既編輯濂、洛、閩之書。以示學者。而於古今著述之家。有一言之幾於道者。皆欲表而出之。以爲羽翼。爰得桴亭陸子思辨錄一編。愛翫不釋手。乃重訂以行於世。而爲之序曰。內聖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繹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後之著書立說者。非淺陋卑近。則淪於空虛。入於邪異。師心自用。畔道離經。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故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雖然。中庸言博學審問。而卽繼以愼思明辨者。蓋思之欲其愼。然後體之於身者。精切而不浮。辨之欲其明。然後措之於事者。詳密而不紊。斯能收學問之功。以爲篤行之地。此陸子思辨錄之所爲作也。陸子隱居講學。無當世之責任。而內聖外王之道。存之不忘於心。談之不離於口。其所思辨者。不外於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而補苴張皇。不遺餘力。時可以佐佑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旨之所未及。筆之於書。其思精切而不浮也。其辨詳密而不紊也。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譬則神農本草、黃帝內經、長沙、河閒、東垣、丹溪、諸大家之奧博精深也。得陸子爲之別其溫涼升降之品。指其臟腑經絡之徵。釋其處方用藥君臣佐使之宜。而又自出妙心慧眼。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士之各異。務使用之者。可以砭膏肓而起痿廢。則陸子之爲人心世道計者。至深遠矣。豈與夫師心自用。畔道離經。漫欲著書立說者比哉。或以陸子爲朱子後一人。則

余不敢知。然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思之辨之。既已有素。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也。且既以思辨名書。則卽以陸子一人之思辨。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亦何不可之有。故序而刻之。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冬。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馬序

君子著書以傳道。道不備而傳書。書傳道未傳也。夫道何昉乎。是太極之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而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育萬物。起化於一心者也。其原至遠。其理至微。其體用至正而至大。千聖百王傳之孔子。孔子備千聖百王之傳。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然其後賴曾子、子思、孟子、傳之。又賴周、程、張、朱、四五君子傳之。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久之而不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而復晦。故天下不可無傳人也。自朱子迄今五百餘年矣。其間非無人。但傳之而適以叛之者有之。傳道而不能盡道之分量者有之。吾謂非明睿之資。不足以見遠。非廣博之學。不足以窮微。非有折衷諸子百家之識力。不足以崇正而闢邪。非有損益唐虞三代之才幹。不足以抑小而務大。今梓亭先生著述甚富。而微言奧義。尤炳著於思辨錄一書。有無遠不屆之聰明。無微不究之學力。又存之極其正。推之盡其大。直接危微精一之心傳。宏開起弊扶衰之道統。其天人性命之際。不過諸儒所已言。至於純粹透徹。使智愚皆暢然各得者。非諸儒之所能言也。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於晝一變通。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即大儒鮮有能言之者矣。天生梓亭。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靈之所憑依。以光大吾孔子之傳者也。是書行。吾知叛道者有所畏而不敢。不能盡道者有所企而思奮矣。晉陵同學弟馬負圖肇易氏拜敘。

傳

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祕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閒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卽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者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毘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令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人軍事既解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東林已又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枚欲薦之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眞知卽是行眞行始是知

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浙之西安葉靜遠、載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尚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洲、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梓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邃也。（節錄全祖望鮚埼亭集。）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一

明 陸世儀撰

小學類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即使父教師嚴已。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費一番手腳。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諳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彷明道之意。採擇禮經中之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爲容易。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韻幼儀外。更欲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

射諸禮爲禮書。喪禮不可豫習。擬另輯爲一卷。俾學者居喪時讀之。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兼習書數。暇日則序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

凡子弟學寫倣書。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宋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事千字文。稍長習智永千字文。每版影寫十紙。既畢。後歛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後日寫多。運筆如飛。不至走樣。亦是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卻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況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令子弟讀孟子。連集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每易於漏脫。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病。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爲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前法。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漸生矣。此時而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卽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愼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傅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卽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染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灑埽應對進退。此眞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嘗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有之。至於灑埽。則貧士家亦絕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灑埽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爲貧士者。可以愧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內。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由蠡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論論文。自言八歲卽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爲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幕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幷音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或幷遏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眞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反。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淸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墮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閑禮法。如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導淫而已。李易安、朱淑眞、使不知書義。未必不爲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眞教女子良法。少讀內則。怪其多載酒漿籩豆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大學類

古者十五入大學自稍有知識。舍下便教他爲聖爲賢。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大字之義。不知何居。

玩朱註大人之學四字。則知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不知今之學者。肯自居於小人之學否。不肯自居於小人之學。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茫茫也。

今人見人講學。便指爲道學。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已箇箇講道學矣。習而不察。反以爲非笑。盍反而自思乎。

今之學校。卽古之大學。古者入而後學。今者學而後入。古者之學。主於修己治人。今則口耳佔畢而已。不知於朝廷何補。

古人好學佛學仙。而不好學聖人。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也。未嘗見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立佛。未嘗見人白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決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謂大惑。

西銘不可不讀。不讀西銘。不識萬物一體氣象。學者心胸終不得開拓。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乃反以爲分外也。

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錄議論甚高。氣象甚闊。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幺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徑。大人不做。卻

要爲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志於聖人之道。朱子曰。人爲學。當如築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具此胸襟。方可與入道。今人自待甚薄。何與語此。

全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得位行道。是爲天地負我。具耳目聰明之質。而不能爲聖爲賢。是爲我負天地。此理上際天。下際地。皆須著人承當。非大其心胸。堅其骨力。卻如何承當得。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學而成其能者。農學爲耕。工學爲藝。商賈學爲轉移貿易。無非學也。惟士則學爲聖賢。所以謂之大學。以此思之。士而不爲大學。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或問不識字人。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予曰。大在心性。不在語言文字。今者讀書之人。借徑於語言文字。所以復其心性也。若不識字之人。識得自己心性。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陸象山有言。若我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還我一箇人。正是此意。

學而開章第一便說一學字。在上古說這一箇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爲百。自孔氏沒。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韓。或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名。爲禪玄。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分歧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逆。爲正學之蠹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聖賢書。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吾黨既讀聖賢書。欲學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

莫道做人是一樣。看書是一樣。作文又是一樣。只是一箇道理。如此做人。則人便端正。如此看書。則書便

親切。如此作文。則文章便有識力。有議論。都是一貫將去。

爲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談經書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尙經濟則趨於權譎。管、韓、申、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譏上蔡爲喪志。朱子以伯恭爲眼蠹是也。務古學則好爲奇博。楊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辭藻。盧、駱、王、楊皆名士。畢竟稱爲小才。韓、柳、歐、蘇爲大家。亦不免於夾雜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胸無主宰。到處差錯。

問。如何爲道學。曰。道者。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學其所謂道也。

一部中庸。止說得一道字。一部大學。止說得一學字。

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講學者以多爲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天下何賴焉。今人未嘗學道。便先要立一箇腔拍。凡一言一動一巾一服。必先要求異於人。惟恐人不知爲學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賊也。道學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畏人知者。必至半途而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

近世講學多似晉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於事而愼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

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相尙。意思索然盡矣。此卽眞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淸談。況於夾雜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

道學不可著意。著意便是有所爲而爲。予丙子冬間。有志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箇人。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道學。反多一番著意矣。

人謂出家修道。愚謂只出家便不是道。人苟欲出家。必所遭之父母。如伋、壽、申生。所値之事變。如伯夷、叔齊而後可。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今人動以相戲。何也。

道學不可過於畏人知。若過於畏人知。其流必爲鄉愿。蓋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且士愼多口。在孔孟皆不免。吾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餒其氣耶。

學道貴能自任。蓋旣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脫卸不得。若嗑嗹進退。或有或無。吾見其終於叛道也。

要實見得。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爲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是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於何有。念及此。則弘道君子。豈可不竭力從事乎。

道在天地間。原不可見。惟學道者能見之。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滿空中俱是道在。

人初生時。本自天人合一。其歧而二之者。氣稟物欲害之也。聖人能贊化育。參天地。只是全受全歸。

天地間只有此箇道理。人人在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自宋以來。橫爲蔡京、章惇、韓侂胄輩。分出箇門戶。目爲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不知自居何等。日用不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乃世往往駭且笑。不知何故。正昔人所謂。少所見。多所怪。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不必說道學。只是做人。做得一分是一分。做得兩分是兩分。做得八九十分是八九十分。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欲爲人。盡人道。

人只是是與不是兩者而已。無不是者。聖人也。全然不是者。盜賊樂戶之屬也。其餘俱在是與不是之間。

人須是做正經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正經爲本。

怕人說道學。只是自己力量小。不能有恆。若果有恆。自能轉世界。而不爲世界所轉。

做道學使乖。必入鄉愿。做道學退怯。必入鄉愿。此處直是一間。大家須著力主意。

人得力多在少年。每見人至五六十。往往喜談少時得力處。又喜讀少時所熟一路書。其精神在是故也。

知聞道貴早。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故後來所造甚大。若晚年聞道而能自棄所習。一依乎正。則又豪傑之士。不可以一例論矣。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人非至誠。安能不息。惟好學與無息相近。學誠而至於誠者。亦惟好學而已。

孔子聖人。其自言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顏子大賢。孔子稱之。不過曰好學。後世周、程大儒。亦不過一好學。至於朱子。好學尤甚。故能集諸儒之大成。其間儘有天資絕人者。只不好學。學術使頗僻矣。乃知傳千聖之正脈者。好學而已。

聖門自顏子而下。好學惟曾子。故曾子卒傳道統。

不好學。最壞事。狷者便入於俗。狂者便入於禪。非特蠹淺已也。

晦庵詩有云。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此晦庵著述之暇。游衍之詩也。凡人讀書用工。或考索名物。或精究義理。至紛頤難通。或思路俱絕處。且放下書册。至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豁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帷。三冬兩夏。滿腹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卻出來游衍一兩日。眞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晦庵之詩之意。非此卽彼。蓋自道其得意之境。不覺辭溢乎情耳。後儒不察。遂以此詩爲晦翁晚年亦厭其學問之支離而思爲解脫。眞是癡人前說不得夢。試思若不是書册埋頭。而終日尋春。卻成箇甚麼人物。

己卯五月初三日夜夢與人晤談。言讀書窮理甚費精神。譬如磨刀。刀日犀利。然銹去而鐵漸減。曰。然則欲保養精神。將廢學乎。曰。不然。不磨則銹日深。刀且斷爛。欲求其減。胡可得也。

臥病而起。靜坐調息。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因以息候之。凡再呼吸而日光盡矣。因念逝者之速如

此。人安可一息不讀書。安可一息不進德。爲之悚然太息。

靜坐中意味最長。人只忙碌過一生。不知掉卻多少義理也。

學者於靜坐中。可識病痛。若竟把靜坐作工夫。反發病痛。

人減得一分勢利。纔進得一分學問。進得一分學問。便減得一分勢利。所謂義利不容並立也。

學者要淡得功名。須是力學。待學得有些滋味。自然功名心漸漸淡卻。不然無所事事而欲淡其功名。不惟不能。亦且未是。

有言天下方亂。恐無暇爲學者。予曰。天下自亂。吾心自治。人當喪亂之餘。自謂無意於世。或悲憤無聊。無所事事。或佯狂放誕。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只賢者無所事事。詩酒自適。便做就今日許多喪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正當刻意自勵。窮極學問。或切磋朋友。或勸勉後學。或教誨子弟。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治。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出諸胸中素學。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廢學問。種子斷絕。將來喪亂如何底止。

學問從致知得者較淺。從力行得者較深。所謂躬行心得也。

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苟欲用心。不必泥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如五禮六樂。今不可考矣。然論其切身可行者。禮則如大明集禮。文公家禮之類。所當究心也。樂未便論到精微。只彈琴一事。雖非古調。然亦當稍習。時時操之。使心氣和平。射不必五射。只如今人射法。務求志正

體直足矣。五御者古人所以御車。今法不傳。當習御馬。使馳驟便捷。亦男子一要事。至於書。古人亦止辨六書之體而已。非若後世所謂義之、獻之之筆法也。今人論書。動講法帖。廢時失事。何益於我。若眞草隸篆四體。亦不可不識。斯亦博學之一端也。若數學。則九章算法。今人亦有知之者。得其人而從學焉可也。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虧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便學。不至當面放過可也。已見小學類・但游藝亦學者終身事・茲以其語近大學・故附於此・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威儀整肅。最易使人起敬。今禪家叢林所在。規矩最肅。明道所以有三代威儀之歎。不知此卽成均法也。國初、太學每朔望走班行禮。周旋折旋之間。卽步履毫不敢亂。府州縣學。凡新附生員。俱要捲班行禮。今皆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謁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非細故也。昔張子厚教學者必先習禮。深得古人之意。予輩諸同志。及門人子弟。自丁丑歲始。每歲一祭先儒。必爲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預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觀者無不起敬起慕。惜乎時遇尙屯。未能充廣也。

禮樂不相離。樂者所以節禮也。故古人行禮。必聽樂節。升車則聞和鸞。行路則聞佩玉。又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皆比物此志也。知此。則禮樂之道。思過半矣。

琴古音也。調非古調矣。思賢操之類。皆後人妄爲也。然聞造絃之家。苟且省事。卽絲法亦遞減。則音亦非古音矣。觚不觚。觚哉觚哉。

琴有淅操。有吳操。淅操有辭。吳操無辭。今之論琴者。皆左淅而右吳。以有辭爲俗。非也。古者援琴而歌。取瑟而歌。古聖賢豈皆俗物耶。但今之辭。殊非古辭。則辭不足取耳。至於音調。則淅操繁促。吳操輕佻。俱非大雅之遺音。

音律之樂。不傳久矣。至於琴。庶幾猶有知之者。然琴家指法最繁。吟猱綽注。恐古來未必有許多法。語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果爾。則一藝之難。且終身焉。又安得工夫讀書應務也。愚謂古音必稀。古彈必簡。古辭必不繁。古調必不促。知此則琴工之言。自不足聽。不必屈吾古心。勉從今樂也。

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志記其搏拊之法。雖未必眞爲上古之遺。然猶爲近古。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綽泛音之類。其指法亦去無名指不用。想古法當去此不遠。

琴中宮商之理。盡於和絃。和絃之理既得。則遺辭布調。直一以貫之耳。今之琴工不務盡和絃之理。而務盡曲調之巧。故琴音益盛。而琴理益亡。朱子與學者論琴。欲作二圖。一具琴之形體。徽絃尺寸。散聲之位。一附按聲聲律之位。一附泛聲聲律之位。列於宮調圖前。眞學琴之綱領。

調絃法。六絃隔一調之。皆應於第十徽。獨第三絃。應於第十一徽。世莫得其說。朱子謂七絃散聲爲五絃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兼絃散聲之所取正。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

徵。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徵。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徵。其言最爲明切。

宋中興禮樂志論。又有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徵應三絃散聲。大簇、夾鐘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徵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徵應五絃散聲。林鐘、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徵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鐘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徵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其說亦精。因附記於此。

朱子曰。唐人紀音。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愚按以管定聲。固爲古法。然必管合黃鐘始得。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古者問射而不能。則辭以疾。以男子無不習射之禮也。今直以爲鄙事矣。何怪乎寇盜猖獗。卒無一人爲國家分憂也。

古者射以觀德。是於強有力之中。又欲擇其德器。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也。若尙力而不尙德。固非。然徒取志正體直而射無濟於實用。亦用世者所不取。

史稱岳武穆能左右射。少時讀之。不以爲異。及長習射。乃知步射或可不必兼左右。至於騎射則必不可

不兼。蓋敵自吾右來者。非左射不能中之也。周世宗與契丹戰。趙太祖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士多能左射者。請乘高出爲左翼。此其證也。

古人讀書。當先識字。自字學不講。六書之義。舉世茫然。竟爲絕學。夫六書之義。雖非身心切要之學。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理無不存。要亦儒者格致所不廢也。豈可棄置不問。吾友王子石隱。有說文論正一書。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亦吾黨所當考究。

數爲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歷、水利、兵法、農田之類。皆須用算。學者不知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寧中。曾立算學。假疑設數爲算問。是亦一法。然至於另設庠序。以黃帝爲先師。則贅而近於戲矣。

泰西籌算不如中國珠算之便。但珠算易差。須精熟斯妙耳。

算田不過積步開方。自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而算法始繁。遂有用二四歸除。雙折六歸者。若依古法百步爲畝。則止用乘法。盡人皆可曉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

立志類

學者欲學聖人。須是立志第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苟志於仁矣。孟子曰。志、氣之帥也。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陸象山亦教學者先辨其志。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銳。學問乃有成功。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是說立志能知止。然後可用三綱領、八條目之功。

儀十六歲時。先君以書訓之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先聖志學何年。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又曰。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讀書成聖賢、古人之學。儀於是始知志之當立。然浮沈進退。未能自樹。至二十七而始知奉此語。迄今不自暴棄。亦先君之教有以啓之也。

人多以銳志功名爲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箇千乘敵屣、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稟清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少。是已爲氣質拘蔽了也。

人志氣少。只要能知恥亦好。有志近乎狂。知恥近乎狷。狂便是好仁者。狷便是惡不仁者。

人少時好仙好佛、好俠好勇。俱不妨。只要得眞正明師訓正。便可入道。此亦志之一端也。若只好富貴貨財。其人便不可救藥。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卻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卻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人不學聖賢。卽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一箇人物。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人不可無志。無志卽無恥。無恥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古今來大奸大惡。極卑極賤之輩。皆無志人爲之。古今來極奸惡卑賤之人。苟目爲奸惡卑賤。則未有不怒者。此一點羞惡之心。卽志也。苟能充之。轉眼卽是聖賢。乃世竟有目爲奸惡而喜。目爲卑賤而甘者。亦可哀也哉。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夤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爲恥。曰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間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爲志於富貴者。卽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有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自知所處。

志乎富貴者得富貴。則其心欣然而樂。失富貴則其心戚然而憂。志乎功名者亦然。得之則手舞足蹈。一失則嗒然若喪矣。惟志乎道德者不然。富貴貧賤。彝狄患難。蓋無入不自得。其所處非與人異也。然而所

以處之者。則有間矣。此無他。內重則外輕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一箇志。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今人不能立志。非自暴。卽自棄也。如何成得箇人物。

人不學道。都是怕道理拘束。甚有反咻學道之人。以爲徒自苦者。此未知學道之樂也。然非從斯道中實下一番苦功。亦不知此道之樂。

只一晏安。便終身不得成箇人品。此優柔之失也。須以剛字克之。

有友人共論考德課業。曰某雖無善。然亦無惡。似不必屑屑記錄。予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若無善便是惡。未有於善惡之間中立者。友人猶未首肯。予曰。凡人行事能合天心。方謂之善。試思天生烝民時。不知於幾十百人之中。方始得一小賢。又不知於幾千萬人之中。方始得一大賢。此大賢小賢者。大之有君師之責。小之有贊導之任。故才過百人者鼓舞百人。便能使百人爲善。才過千萬人者鼓舞千萬人。便能使千萬人爲善。若此大賢小賢只平平常常度日。不肯勉勵自己。又不肯勉勵他人。小小因循。便不知擔誤了幾千萬人工夫。埋沒了幾千萬人心性。豈不是大惡。友人乃大有省。

學不論天資敏鈍。氣質麤細。只有眞氣剛氣者。便可入道。惟客氣世俗氣重者。斷不可入道。

人無志於爲聖賢。則已。苟有志於爲聖賢。則必求當世之能爲聖賢者而師之。蓋讀書考古。雖師資中一事。然初學之人。胸中尙無把握。恐未知所決擇。朱子訓學字謂效先覺之所爲。前輩能爲聖賢之人。卽先

覺也。其學問中功夫次第既身歷過一番。必有一番親切處。從而問之師之。則彼之親切處矣。學記云。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我亦曰。善師者學逸而功倍。不善師者學勞而功半。

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者。生知安行之人也。外此、則無不由學。學無不由師。三代以前無論矣。有宋諸儒。惟濂溪爲不由師傳。餘如程、朱諸大儒。皆由師傳。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孟子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愚謂遇文王而能興。亦豪傑矣。後世卽使明明有一文王在前。而震之不醒。扶之不起。甚且有幷惡其震之扶之者。此豈獨在下愚一等人哉。聰明才智爲尤甚耳。

人欲學道。必先虛心。能虛心。然後能求師。韓文公曰。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師之所在以道。不以齒。孔門七十子之中。顏路少孔子六歲。伊川游太學。呂希哲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從吾道人董蘿石、長於陽明。不惜北面。必如是而後謂之學道。學道求師而猶論及年齒貴賤。則是一片世俗心矣。何由得道。

今世師浮屠氏。更不論年齒貴賤。獨於吾儒則介介然終不肯渾化。有一二渾化者。則詫以爲盛事。亦見理未明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者苟能虛心。豈特三人。卽一言一事之接。亦必有我師。知此、則學道之事。思過半矣。

今世俗之所謂師。大抵皆舉業之師也。然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功名在是也。且不特舉業。卽

一技一能亦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衣食在是也。至於道德之師。則身心性命之所係。而置之若罔聞知。夫衣食功名與身心性命。孰緩孰急。而世且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蓋直以身心性命爲迂而不切故耳。不知學問不講。則雖有衣食功名而不能享。即能享之。而塊然無異於木石。試一切屏去物欲。清夜自思。果孰緩孰急哉。

師道之賤。自不講學始。蓋不講學。則人品不立。人品不立。則自知不足以爲人師。凡事苟且。人亦從而苟且之。師道自此大壞矣。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壞。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極也。

今之所謂鄉先生。即古卿大夫也。卿大夫進則治事王朝。退則主教一鄉。故鄉先生即一鄉之師表也。吾輩事鄉先生。即當以事師長之禮事之。然事之者亦事其道德耳。非樂其勢分也。乃世俗狷介之士。往往視鄉先生若浼。而樂於親近者。則又多諂媚之流。爲兩失之。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誠吾黨所當奉爲法則者乎。

或曰。取友甚難。近時士風日薄。博奕飲酒。所在皆然。安所得良友而取之。予曰。不然。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能爲端人。則取友必端。是友以類合者也。今天下博奕飲酒之友。比比皆是。而不至於子之門者。是子未嘗好博奕飲酒也。天下道德仁義之友。亦甚不乏。而不至於子之門者。是子未嘗好道德仁義也。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未有無朋者。然小人之朋必無

可樂。卽或一時膠漆。意氣如雲。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凶終隙末。比比有之矣。必同學聖賢之人。其相契在性情。不在意氣。故可樂。

吾友江虞九曰。人在母腹中。是一層胞胎。至十五六讀書遇師友時。又是一層胞胎。若此處少差。便另換卻一箇人物。不可不愼。此言誠然。愚以爲師之力雖大。然嚴而不親。今人家從師。多不過二三年。師善固不能大爲轉移。卽師不善。亦不至終身爲累。惟友則親暱狎近。氣習易爲漸染。苟一相得。遂至終身膠漆。初出門時。最不可不愼。

天下惟朋友一途最寬。不得於此。則得於彼。不得於一鄉。則得於一國。不得於一國。則得於天下。不得於天下。則得於古人。惟吾所取之耳。

立志與取友相表裏。能立志然後能取友。能取友益見其能立志。故其人而無畏友者。吾悲其志矣。

少無共學共游之朋。則老必無同心同德之友。平居無講道論德之契。則臨難必無託妻寄子之人。

古人稱求友求字最妙。非有一番欣慕愛樂之意。雖有良朋。恐未必至。卽至亦未必可得而交也。

人患不求友。不求友則眞友不至。而吾之學問不日益矣。又患過求友。過求友則僞友至。而吾之學問且日損矣。毋過毋不及。識其眞。辨其僞。是則存乎學問哉。

友不必才全德備者。然後與之友。卽其人有一長可取者。亦當與之友。所謂節取。是也。益者三友一章。便是榜樣。

識得三人皆我師之意。亦何人不可友。但初學非所及爾。

居敬類

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敬如日月在胸。萬物無不畢照。

敬字是從前千聖千賢道過語。舉示學者。正如看積年舊物。塵垢滿面。誰肯當眞理會。須要看得此字簇新。方有進步。然不是實實用工。實有一番見地。此箇字又安得簇新也。

問。程子主一爲敬之謂。儻一心在好色。一心在好貨上。亦謂之敬耶。曰。須知主一一字。卽精一一字。程子以主一無適爲敬。朱子曰。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其義精矣。或有非之曰。假如好色、一心好色、好貨。一心好貨。成甚主敬。只是主一箇理。夫朱子之言。亦謂讀書著衣之時。主讀書著衣之理耳。不然。豈特好貨好色不可。言主一。卽讀書而讀非聖之書。著衣而著奇衺之服。又可言主一乎。然朱子之言雖主於理。而言下未曾說出。恐初學者認差。此特爲拈出。於朱子之言亦不爲無助。但當申明朱子之說。而不當闢朱子之說耳。

主一無適。有二義。猶止至善之必至不遷。

持敬須是頭容直。若頭容一直。則四體自入規矩。

持敬須有從容不迫的氣象。

問冗雜恩忙之時。持敬工夫如何曰。事雖冗雜而吾心不雜。外雖恩忙而吾心不忙。勿以煩劇難理而起厭倦之思。勿以應務有餘而有矜喜之色。如此庶可以言敬矣。

羅整庵曰。主敬持敬。爲初學之士言之可也。若論細密工夫。著一主持二字。便心有所繫。欲其周流無滯。良亦難矣。此眞確有體認之言。予初做工夫時。用力居敬。或坐或臥。或行路。或應接。雖覺得有把握。然常如有一物在胸中。或一面應接。一面仍持一敬字。或貪持一敬字。應接之際。反或疏脫。此正整庵所謂心有所繫也。久之覺得工夫兩歧。只此便非主一無適。乃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淸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與整庵之說正合。予自丁丑記考德錄。卽日書敬不敬於册。以考驗進退。卯辰間。以所考猶疏。乃更爲一法。大約一日之中。以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時刻點檢。頗少滲漏。人心多邪思妄想。只是忘卻一敬字。敬字一到。正如太陽當頭。羣妖百怪。迸散無迹。

人當拘簡時。極不適意。然心卻安。當放恣時。極適意。然心卻不安。只此便是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證。

用敬字工夫。最忌板腐。板則易苦。腐則易厭。聖賢工夫。嘗是活潑潑地。所謂恭而安也。

先儒論敬謂主一無適。主一無適中。須是虛明四映。乃得。因董看舂米。偶會及此。

主敬須從畏處做到樂處。畏者。禮之實也。樂者。樂之情也。立於禮。成於樂。不過始終教人成一敬字。誠意。敬也。毋自欺。畏也。自慊。樂也。

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上帝。

每念及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便覺得百骸之中。自然震悚。更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

天卽理。心卽天。要知得心與天與理無二處。方是眞敬。不然。猶只是禍福恐動。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識得此意。不特闇室屋漏。卽閨門牀笫之際。俱有箇天在。

能敬天。方能與天合德。

人心中過不去處。卽不可對天處。可以對天處。卽人心中過得去處。只此便是天人一理。

人能無念不可對天。覺得鬼神禍福之念。不惟不生恐動。且覺自有親切處。蓋與天地合德者。卽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天地間無一事一物非理。卽無一事一物非天。

先儒有言。天卽理也。予曰。理卽天也。識得此意。敬字工夫方透。

能讀西銘。方識得敬天分量。能踐西銘。方盡得敬天分量。人能有所畏。便是敬天根腳。小人只是不畏天命。不畏天命。便無忌憚。便終身無入道之望。

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獲罪於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討。禮稱天則。至於易、詩、書三經。則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舉者。皆說得鄭重嚴密。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今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學者許多昏憒偸

惰之心。如何得震醒。

舜光甥問敬字工夫未進。予曰。汝看頭上是甚麼。前後左右是甚麼。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處可容吾不敬。

古人言敬。多兼天說。如敬天之怒。敬天之威。予畏上帝。不敢不敬之類。臨之以天。故人不期敬而自敬。工夫直是警策。今人不然。天自天。敬自敬。又曰。天卽理也。是把天字亦說得平常矣。此爲上等人說則可。爲中下人說便無忌憚。不能作其恭敬之氣。子瞻所以欲打破敬字也。若如古人說敬天。子瞻能打破天字否。

予自幼習聞心法二字。從未理會。以爲心有何法。自丁丑春。用力於隨時精察。覺得心思細密。或行路。或閒坐。或飲食。或就寢。四書五經如人從耳邊說者。隨時隨地滾滾不絕。一日偶想到曾子學問恍然有得。曾子平日只是做日省工夫。後來悟著一貫。亦只是日省工夫做到透處。日省工夫。卽所謂隨事精察也。卽所謂格物致知也。日省而至於一貫。卽格致而豁然貫通。表裏精麤無不到。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要之徹始徹終。總只一敬字。由是上追堯舜。下追程朱。皆以敬字按之。無不同條共貫。更按之愚夫愚婦。此心此理無不同。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也。乃知心法二字。洵非虛語。

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學聖人第一功夫。徹上徹下。徹首徹尾。總只此四字。

四箇字是居敬窮理。一箇字是敬。

居敬窮理四字。十分分析不得。居敬時。固要敬。窮理時。亦要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玩一志字。便想見居敬的意思。玩一學字。便想見窮理的意思。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卽大居敬而貴窮理。

虞廷十六字心傳。此居敬窮理之祖。

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程子亦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古人以居敬爲力行。窮理爲致知者。畢竟敬字賅得行字。行字當不得敬字。須把居敬作主。下面卻致知力行一齊並進。方有頭緒。文公本傳云。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此方是千聖千賢入門正法。

或問格致工夫。卽居敬窮理否。曰。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

心從靜中得。功向動中求。

居敬工夫。予得力一天字。窮理工夫。予得力理一分殊四字。

或問儀以宗旨。儀應之曰。實無宗旨。昔朱子人問以宗旨。朱子曰。某無宗旨。但只教人隨分讀書。愚亦曰。儀無宗旨。但只教人眞心做聖賢。

入門工夫。更無別法。只眞心學聖賢便是。果能眞心學聖賢。則古人書册中言語。句句可以入門。眼前語

默動靜事事可以入門。不能眞心學聖賢。則似嬾婦人向人乞鍼線。雖乞得亦無用處。

有友人問儀以入門工夫者。儀曰。兄自十五入大學時。孔、孟、程、朱已日日向兄說工夫矣。兄不信孔、孟、程、朱。卻向這裏尋討。儀亦無可對兄說。

友人問入門工夫。儀曰。只在這所在。這時候做去。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約禮。是顏子入門工夫。日省是曾子入門工夫。戒懼愼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之主靜。張子之萬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經義治事。陸象山之立志辨義利。有明薛文清、胡餘干之主敬。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陽明之致良知。皆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道學者。不向自心證取。而輒欲問之他人。豈所謂實下工夫者乎。

道是人所共由。入門則其所獨喻而獨得者。故先輩往往喜持以示人。譬如飲食。人所共嗜。而其間又有性之所獨好者。曾晳嗜羊棗。屈到嗜菱可也。舉以示人。人未必知。而必欲舍其所嗜。而問人之嗜。亦未爲知味者矣。

入門道路雖殊。總之只在這裏。問在何處。曰。只大學便是。問如何。曰。孔子志學。志於大學也。顏之博文約禮。曾之日省。思之戒懼愼獨。孟之集義。不過是格致、誠正、修工夫。其他宋、明諸儒。亦是如此。然要之緊要處。又只止此二字。問何如。曰。格致二字。若非格致。則行不著。習不察。安知此語之可以入門。安知此語之

可以爲宗旨。故後來諸儒。紛紛談入門。談宗旨。而不知格致二字。爲總貫入門宗旨也。會及此。可不辨入門宗旨。亦可不問入門宗旨。

或問居敬窮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予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爲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爲貫串周匝。有根腳。有進步。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後。方始覺得。非著意以此四字爲入門也。入門之法。只眞心學聖賢耳。

窮理。格致之註腳也。居敬。格致之本原也。總之不出此四字也。

予初起手。得力一仁字。後來又得力敬字天字。理一分殊。人心道心。一貫性善。太極人極。諸如此類。皆可立宗旨。然不欲立者。恐舉一而廢百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

格致類

問。如何爲格致。曰。隨事精察。無事時如何。曰。隨時精察。

格致只在八條目。天下、國家、身、心、意、皆物也。思所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皆格也。得其理。而觸處洞然。則致知也。

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徹首徹尾之格致。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此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卽隨事精察工夫。徹首徹尾之格致。卽一貫工夫。

格致只是辨天理人欲。天理人欲。只是是非兩字。是便是天理。非便是人欲。

凡格物須從身心性命三綱五常。日用飲食切近的格去。格之既久。其餘萬事萬物。自然貫通。不可先於一草一木上理會。

天下之理。皆吾心之理。故格天下之物。卽所以致吾心之知。非求之於外也。

凡格物看道理。不可好出己見。亦不可專依古人成見。須虛心定氣。公公平平。一循天理格去。自然有得。

凡事物到面前。只看外一層。便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便是格物致知。

古語有玩物喪志。玩物適情。玩心高明三語。玩物喪志。其最下者矣。玩物適情。其賢者之事乎。至於玩心高明。則非大賢以上不能。知此者其庶幾乎。

玩心高明。與格物窮理不同。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語。自下學以至聖人。起首究竟工夫總在裏面。玩心高明。是格物窮理之極功。非大賢以上。未易語此也。

格事理易。格物理難。然欲格物理。卻只在事理上猛下工夫。事理透則物理亦透矣。先儒有做格物工夫。卻先於一草一木上用力者。只起念便與身心隔涉。安能入聖賢堂奧。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說。予所以謂其認錯。

非玩心高明之人。不能格物理。子思鳶飛魚躍。周子盆魚。張子驢鳴。此便是格物理榜樣。

物理亦有易格者。事理亦有難格者。若論其大概。始從事理入。則切乎身心。繼從物理觀。則察乎天地。要之物理既得。則事理益精。其功實交相養。互相發。不得強分難易先後也。

能觀物理。便見得虛空。劈塞都無空隙處。

問。知在吾心。如何卻求之物。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羅整庵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則凡備於我者。皆可得而盡通。其言雖是。然愚以爲格物之法。必由近以及遠。由麤以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國

天下。由日用飲食以至天地萬物。漸造漸進。乃至豁然。夫然後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明死生。鬼神晝夜。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不然未能切身理會。而遽欲求之鳶魚犬牛之際。吾恐學者不入學究一途。卻又入禪宗看話頭。參竹篦子一路。

予自丙子冬。作格致編。丁丑春。初用力於斯道甚銳。忽夜夢與一僧論儒釋。僧曰。我所格者心。汝所格者物也。予應曰。若格了便不是物。覺後念此言頗似警策。今讀整庵書。亦有物格則無物之論。可謂妙合長源兄言。知人之明不可學。予曰。大學格物二字。是如何解。曰。註訓事物。曰。固然。然物字賅得廣。須合事物器物人物看。知人之明。卽在格物中。如何不可學。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卽理也。明乎知人。卽在窮理。

盛聖傳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分別又何如。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問。天理中如何有人欲。曰。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也。

許舜光問格致之說。朱註似屬支離。不若陽明直截。曰。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爲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爲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陽明把致知二字。竟作明明德三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爲。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

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賅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賅不得窮理。陽明有言。少與友人爲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歎聖人決不可學格物決不可爲。予曰。此禪家參竹篦子之法。非文公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純男問。張華博物一種學問。亦可稱格物否。曰。格物是格其理。博物是識其物。內外之別。截然不同。若夫觀河圖而畫卦。觀洛書而演疇。則直於一物之中。識天地之全理。斯眞格物之極功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余嘗言格事理易。格物理難。河圖洛書。此格物理也。然亦無難者。只要識得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分明透徹。則盡天地間之物。皆可演疇畫卦。恐未必然。天地間只有此理。理無形。見之於象。有象則有數。有數則聖人皆可因之以求理矣。聞昔某狀元作烈帝神籤訣。無從著想。每日出門遇一人。見一物。則作一訣。後來無不靈驗。豈非凡物俱可演疇畫卦乎。

武箴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敝。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卽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持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譏者。未免有勝心也。問。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如何。曰。草木陰陽五行之所

生。陰陽五行不可見。而草木則可見。故察其色。嘗其味。究其開落死生之所由。則草木之理皆可得。本草所載月令所記。皆聖人窮理之一端也。要之此皆聖人心體潔淨。知識通明。觸處洞然。故能如此。今人爲情欲聲利所汨沒。心體窒塞。卽萬物當前。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能格物。亦史問。温公扞禦外物之說。朱子非之。以爲外物而可禦。則是絶父子而後可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曰。閉口枵腹。然後可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別。是否。曰。温公扞禦外物之說固非。文公駁之亦過。温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物欲既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大有益。但格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時。尙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尙未開。不教之以如何爲理。如何爲欲。彼安知所謂物欲者而去之。況物欲既去。則直可謂之修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訓。與耽染物欲之人言。未必不爲無補。而實非大學格物之正訓。故不可據以爲說耳。若遽如文公之言。則温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得無太過。

問。王心齋語錄。以格物爲格眼之格。如何。曰。凡人論理。切不可好奇。一好奇。則入於異端矣。

翼微問。知是天良。如何卻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資。致者學問。天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致以天不致以人。看一致字。便有尋向上去的意思。所謂上達也。上達便是天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知覺運動初無少異。其所以異者。人能致。禽獸不能致耳。學者豈可輕看一致字。

問人與禽獸之知。初無少異乎。曰。此亦不同。禽獸止有血氣之知。人之所欲致者。正致其義理之知耳。若不致其義理之知。則此知全向血氣上去。與禽獸又何分別。

東堂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氣稟物欲也。人知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稟物欲之蔽。

瀛來問。人能致知。則皆可至於聖人。然否。曰。知不同。致亦不同。知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則致亦有此三等。生知之爲聖人。無疑也。學知至於聖人。亦不難爲。困知則氣稟拘蔽。非百倍其功。不能至聖人地位。

問。古來聖賢。恐未有從困知入者。曰。如曾子之類是也。夫子嘗言參也魯。則曾子之氣稟可知矣。而竟以魯得之。此卽是從困知入。又我朝羅整庵。四十聞道。自謂困知。作困知記。亦是一證。

問世俗有極愚濁之人。亦屬困知。此等可入道否。曰。知有等級。則道亦有淺深。苟有一隙之明。亦道也。然氣稟旣雜。終是爲天所限。譬如黃銅鏡子。卽大加刮摩之功。畢竟與青銅古銅不同。但不可謂之無明耳。

見道之資。與世俗聰明之資。煞是不同。每見有等極會讀書。極會作文者。語之以道。則茫然不曉。而市井負販反有點頭會意者。則知入道別有根氣。非世俗聰明之人所能髣髴也。

聰明中天資有近道不近道。愚魯中天資亦有近道不近道。

人知識自十五以後。日開一日。古人知其然。故令人十五入大學。使之知識一歸於正。若此時不聞大學之道。便有邪知識入於胸中。如油入麵。不可復療矣。今人不知自己爲邪知識所壞。一聞大學之道。反羣

起而驚怪嘲誚。何由入聖賢之域哉。

問。孟子言。不學不慮爲良知良能。何用窮理始能致知。曰。不學不慮。此言孝弟。爲最初之心也。究竟只孝弟二字。便不可不窮理。卽如曾子之受杖。申生之殺身。豈非發於不學不慮之良。然畢竟少箇學慮在。致知須連上文誠意看。欲誠其意而致知。則所致者皆本然之良知矣。不然。便是聖人教人使乖。知是心上一點竅。只要識箇端緒。擴充推廣。正如火然泉達。可以彌於六合。

人心之靈不可泯。孰爲善。孰爲惡。豈不自知。只瞞卻本心。便一向胡行亂做。致知只不昧本心而已。王新建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蓋恐人以世俗乖巧爲知也。然亦是要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豈有不良者乎。

儀臣兄問。帝王格致之學何如。曰。帝王格致。以知人爲大。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是也。又問卿大夫格致之學何如。曰。卿大夫格致。亦以知人爲大。女得人焉爾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也。蓋士庶人之學。無所借資。須自銖積寸累。又所及者小。故不妨隨事精察。若帝王卿大夫。則天下國家之事。皆其事矣。若必獨斷獨行。身親細務。則是始皇之衡石程書。王安石之制置三司條例也。豈所謂帝王卿大夫之格致乎。

石隱兄問。卿大夫之學在知人。不必言矣。若帝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爲學。何由遂能知人。曰。欲知人。亦須是豫教。御經筵尊師重傅。敬天法祖。是亦從小學大學立志居敬中來。至敬天二字。尤爲喫緊。蓋能敬

天。則時時有上帝臨汝之念。理欲之界。截然分明。接見羣臣之時。自能別其忠佞矣。

茂實問。格致工夫。若從人倫日用上體認天理人欲。此亦易辨。卽如此卓是亦物也。卻何處辨他天理人欲。曰。此卓面平足正。上可安物。下可置地上。此天理也。不然。足反居上。面反居下。則非天理矣。曰。雖非天理。亦未見得是人欲。曰。人欲只是與天理相反。須活看。不循天理而從己之意見。是卽人欲也。

長源兄問。格致之義。必以讀書窮理爲主。則愚夫愚婦不能讀書者。此道遂不可臻耶。然則中庸所謂與知與能者。又作何解。曰。格致之義。原爲十五入大學者訓也。故以讀書窮理爲主。況讀書二字。或不能概之愚夫愚婦。若夫此心此理。雖愚夫愚婦。亦無不同。窮理二字何不可訓。

予少讀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竊疑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當爲至事。乃於至字上又轉出窮字。事字上又轉出理字。似屬支離。及後讀隨事精察之言。不勝恍然。乃知格卽精察也。物卽隨事也。知隨事精察之爲格物。則窮至事物之言。不嫌其爲支離矣。

問。禪家最喜言悟。理學家多不喜言悟。間有喜言悟者。如宋時陸象山、楊慈湖。我明陳白沙、王陽明。儒者又詆爲禪學。畢竟悟字境界。是有是無。曰。悟字境界。安可謂無。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作悟。喚做物格知至。古人把此箇境界。看得平常。禪家卻於此換箇悟字。悟者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字義儘是警策。但儒者悟後。只自平常。禪家便把悟作希奇道路。又儒之所悟者實。禪之所悟者虛。所以悟者不同。其實悟之境界。則未嘗無也。象山諸公學術近禪。只爲矜這一箇悟字。

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以不滅。得悟不難。得悟之後。須繼之以躬行。深之以學問。然後悟可以常繼。不然而動稱忽然有悟。言下不省。此正如擊石見火。旋見旋滅耳。安足尚乎。

悟到時。心體最妙最樂。覺得眼前天地。分外分明。另是一種境界。眞有不知手舞足蹈者。予丙子始悟得仁字時。正在困窮拂鬱之極處。清夜獨立。呼天自明。此時人境俱絕。忽覺得天心一點。獨與吾心炯然相照。因念人心卽天理。天理卽人心。只此便是仁字。求仁得仁。吾又何憾。平生時憂愁憤懣困苦不平之氣。不知何往。是後只認著仁字做去。不論人知與不知。諒與不諒。此心無刻不泰然自適。無向日不平之氣。又丁丑悟得敬字爲心法時。正行到州治西邊土牆缺處。時敬字工夫下手已二月餘。但未得親切透徹。忽此際豁然貫通。覺得上至天。下至地。前至古。後至今。大至陰陽鬼神。細則一物一事。無一不是敬字通貫。千聖心法。一時俱見。不覺手舞足蹈。胸臆之間。如撤牆壁。天地間更有甚妙處樂處。則知禪家言悟。未嘗無此境界。但虛實邪正。有不同耳。

予悟得敬字爲心法時。見得滿街人都只是這箇心。這箇心都可以做聖人。卻人人不能做聖人。只爲少這箇心法。在此時。何止手舞足蹈。舉止動作。眞如在春風中也。

未悟時窮理。與既悟時觀理。煞是不同。未悟時窮理。如初次走路。東西南北俱要仔細尋問。既悟時觀理。只是信步行去。山川風月俱入胸懷。自是十分自在也。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或曰。思便是強探力索。曰。所以惡夫強探力索者。謂其矯揉穿鑿也。若據理精思。久之自然有得。正古人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豈得以爲強探力索而不思乎。其有不得者。仰而思之。又如何解。思如炊火。悟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著力。火候著力不得。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敗。此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

惟上智與下愚無悟。上智非無悟。不用悟也。誠者天之道也。堯舜性之也。下愚亦非無悟。不欲悟也。自暴自棄也。猶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

今人之悟。與古人之悟不同。古人有教有養。從幼自天理中養出。偶然違背。不久反正。正如離家未久之人。還家固其常耳。今人教養俱無。從幼便失落父母。忽地望見家鄉。如何不教人手舞足蹈。

聖賢悟後。喜與人說。其悟與天下共之。故其樂也。不過吟風弄月。手舞足蹈而已。禪家悟後。不喜與人說。其悟則一己祕之。故其樂也。至於猖狂跳躍。棒喝訶罵。無所不至。自明眼視之。總謂之捻怪。要之卽果然大悟。亦何至如此。然禪家亦有不得不然者。他所悟自不可對人說。所謂我說與汝。汝卻罵我也。

五經四書。皆無悟字。非聖賢無悟。亦非聖賢不用悟。凡言覺者。皆悟也。又言知言喻。亦皆悟類也。但言覺

言知言喻。理甚平常。禪家喚箇悟字。便有飾智驚愚的意思。

問。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豈亦所謂悟耶。曰。豈特周子。程、朱之學。無日不教人窮理。窮理有得。卽是悟也。其實只是箇物格知至。

朱子補格致傳。有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箇境界。

有友人問。儒門有悟法否。予曰。安得無悟。曰。何謂悟。曰。子能一旦覺其前日之非。而奮然就今日之是。卽謂之悟矣。曰。悟若是易乎。曰。悟安得易。子試思前日非處何在。今日是處何在。友人不悟。予曰。未也。知其非矣。何以行其非。知其是矣。何以去其是。能如此則悟。不能如此則不悟。友人復不悟。予曰。然則悟終不易。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四

格致類

學字雖兼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及仕而優則學句。可見陽明良知之說勝。至有訓學爲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學者也。程子則老而衰。斯言大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爲一二項書所縛。假如史書一項。若欲廿一史俱淹貫。則一生頭白矣。詩文之類俱然。豈不可惜。但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則又往往博而無成。當如胡文定教學之法。經義之外。視己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爲易造。其有才力者。自當務爲全學。

求放心。然後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養。互相發。

凡看書須句句就自己身心上體貼。又要就依書上說話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覺得書上說話句句親切。看書愈加明白矣。即如學而一節。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如何是時習。便說體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書與身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說時習而說。

凡讀書能開闢。只是信得過。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註脚。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

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文。恐溺於世俗。

人有以講學爲苦者。予曰。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既有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苦中下手。何由得讀書。

讀書不絕干祿念頭。終無得處。亦終無樂處。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卻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卽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玩物喪志四字今人最易犯。假如一部通鑑。只平平看去。依舊鑑斷。是曰是。非曰非。矮人觀場。隨人笑罵。絕無一些心得。儘有多少大事。被前人瞞殺。如此雖記得一部廿一史。只是死書。有何益處。

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卽記誦亦不妨。愈熟愈妙。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爲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 文公小學頗繁。愚欲另編節韻幼儀。語見前卷。

四書 先讀正文。後讀註。

五經 先讀正文。

周禮 柯尙遷者佳。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 先讀綱。又有歷世統譜、秋槃錄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概。俱編有歌括。宜先講讀。

古文　宜先讀左傳・其國策、史、漢、八大家・文理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予近有書鑑一編・專取古文中之有關於興亡治亂者・後各爲論・使學者讀之・可知古今備覽・似可・

古詩　離騷經、陶詩・宜先讀・以後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予近有詩鑑一編・專取漢唐凡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於日用者・暇時記誦・後各爲論・似可備覽・

各家歌訣

十年講貫

四書　宜全看大

五經　宜全看大

周禮　柯尚遷註・宜重輯・內如洪範皇極、律呂新書、易學啓蒙・亦好・近有集說・尚宜各自爲書・不必入集・極經世等書・俱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二書同看・仍以綱目爲主・

綱目

性理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按此三書・最爲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鮮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豈無怪乎學者之不讀也・

本朝律令　國家既不以入功令・而又無欽定之成書・

文獻通考　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大學衍義　理學經濟類書之簡明者・不可不講・

衍義補

天文書　宜專學歷數・
地理書　宜詳險要・
水利農田書　有新刊水利全書・農政全書・
兵法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武備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俱宜講究・按以上四家・苟非全才・或專習一家亦可・
古文　左國史漢八大家・
古詩　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以上參看註疏及諸家之說・
周禮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或旁及野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各書輿地志・或旁及堪輿家・）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已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眞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自漢唐以來。皆以五經爲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解。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爲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爲得罪聖人。莫此爲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爲經也。惟易具天人之理。完完全全。無少欠闕。爲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卽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卽後世古文之類。詩卽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嘗無也。故愚以爲五經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餘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

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卽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言言可爲法則者如書之呂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衞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此世遞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刪定筆削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繫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爲此五書者自經吾刪定筆削而外遂無一言一字可復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議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太玄潛虛洪範皇極此皆擬易之書其精微旣不能如前聖而又無補於後學殊爲無庸學者不惟不敢議之又從而尊之乃專罪王通不惟有耳無目亦可謂勢利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來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是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爲邦之問是一證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解亦是此意而此書成於門人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於今使後世無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解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王朝禮之類自三代

以至近代。一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己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議禮之家。有所考據。議禮在朝廷甚難。蓋既有拘忌。又有掣肘。意見分爭。私心角立。從來議禮之家。每稱聚訟。良有故也。卽如近代興獻皇帝之事。張桂始議。遠勝楊石齋諸君子。然諸君子之心無私。而張桂之心則有私。設以身處其時。欲從諸君子則於禮不可。欲從張桂則迹類乎私。而必爲諸君子所掊擊。遂一無可置喙矣。時禮臣席書者。陽明之高足也。以大禮事質之陽明。陽明不答。爲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埽俗塵。蓋深見諸君子爭禮之非。而又不敢倡議。隨張桂之後也。故愚謂此等大禮。儒者皆當於平居無事時。考訂折衷。著爲定說。則後人可引以爲斷。不至有臨事分爭之患矣。

禮記中。如曾子問、檀弓最好。所謂儒者平居議禮而考訂折衷也。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之變。吾欲於典禮折衷之後。更爲或問以發明之。

議禮中。格致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講此。殊爲學問欠事。

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卽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存焉矣。許氏說文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論。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二十一史列傳甚宂亂。其諸志卻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別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髣髴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覩一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歷世統譜。秋槃錄等書。俱不可少。意欲彙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讀書一頓工夫最難。人一歲中每多事務擔閣。能讀書時。不過三之二耳。綱目一書。合前編及宋元不下萬餘紙。應務之暇。日讀五十餘紙。亦須得二百日。況又有考試雜書間之。是一歲工夫止堪讀一部綱目。何以卒事。愚意學者有意讀書。決當離家入山。謝絕試事。分年讀書。每一項書作一年讀。如通鑑、綱目、紀事三書。便可作一年讀過。亦快事也。

讀史須一氣看過。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

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考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以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

看二十一史。只當在長夏。不用評點。只約略揭過。其志書另作一項看。

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

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淩遲處死。不覺失色。因歎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學者奈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皆學問之所在也。今綱目頒於學宮。載在功令。而文獻通考獨否。此世所以鮮實學之士也。

鄧元錫函史下編。朱健治平略二書。宜與通考參看。

修己治人之道。莫備於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則於修己治人之道。其庶幾乎。

能讀衍義、衍義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己治人者也。

或問。天文書繫國家禁書。不宜讀者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其妄言禍福耳。若歷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賴。自立法以來。從未聞有以天文歷數犯禁者。如徐光啓、刑雲路諸公。則又明明以天文歷數建明於時。何可不學也。

歷數或可不必學。而天文日月五星運行薄蝕之理。必不可不知。此儒者之事。非一藝之司也。觀古諸大儒可見。

地理書宜詳險要。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勝。而於險要獨略。或亦朝廷祕愼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也。予嘗讀二十一史戰爭之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分郡各以類註。頗有關學問。以未得其暇。屬虞九、長源、聖傳。而兩兄亦未暇。聖傳竟續成之。大有裨益。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

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毒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事。儒者不習。而顧使強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義。此天下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

看書不可看重疊書。徒費心目。如唐荆川左編。李卓吾藏書。鄧元錫函史上編。不過摘史中諸人。分門別類。不用更看。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太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生疏也。其餘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問。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後以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求之約。故程子爲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之。今吾輩爲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若論泛濫釋老。豈特程子。卽朱子未見李延平時。亦嘗學禪於開謙。王陽明、羅整庵少年皆曾學禪。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與之出入泛濫而不爲之惑者。大

程子是也。有學而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庵是也。有始而學焉。而棄焉。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也。吾輩欲爲大儒。欲任斯道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閉而不窺。然須各人自審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蓋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務博。遂至墮坑落塹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五

格致類

或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花草。若文章不藻麗。是花草無色也。予曰。與其爲花草。毋寧爲五穀。救民稼穡。古者稱爲聖人。若種植花草。則場師而已矣。

凡人好作古文辭。只是義理不深。看得辭章有味。故往往技癢。昔胡文定公少喜爲文。後篤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召試有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可謂勇於割愛矣。

人有以文章自矜者。予曰。須知王、楊、盧、駱之上。有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上。有韓、范、富、歐陽、韓、范、富、歐陽之上。尚有周、程、張、朱、及孔、孟在。

古文詩歌。人不可不學。然亦不可太費心力。古文取其暢達。詩歌通聲律。辨體裁。取其足以寫懷而已。若泛作無益論記小文。及駢研詩句。不過一文人而已。吾人責大任重。心力幾何。乃爾浪擲。善乎吾友郁子儀臣之言曰。使先知。覺後知。乃是聖賢立言本意。今人乃以做古文詩歌爲立言。失其旨矣。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以後。則學道爲主。無暇及矣。須於少年時一氣趕過。陽明未遇湛甘泉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學道之儒。不重

作古文辭。只恐人溺於辭章之習。若藉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

學古文須學大家。大家者。韓、柳、歐、蘇、曾、王是也。韓筆力高。歐度好。蘇氣好。柳小文佳。王識力最妙。大文字尤不可及。雖老泉父子。亦退三舍。曾少鈍。然亦醇正。總名爲大家。以其得孔子辭達而已之旨也。

古文中。左、國、班、馬。筆力非不更高。然古今稍遠。辭旨簡古。若有意學之。恐反涉艱深。然亦各有體裁。如碑記自當學韓。書序自當學歐、王。論策自當學蘇。敘事議論自當學班、馬、左、國。至於詔誥册命。則又當上法典謨。未可一例論也。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册、命、書、疏、啓、檄、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吳江徐師曾輯文體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於博收。翦裁頗欠識力。愚意欲節去其無用而煩冗者。細爲批詳。指出中間異同及中窾不中窾處。病未能也。

韓、歐之文。皆與道相近。然而終隔一層者。以其志在爲文。欲借道以傳文。非借文以發揮吾道也。此際主客之分。自有毫釐千里之辨。

韓、歐之文。極意依傍吾道。然終有客氣。以其有要好的意思在故也。若聖賢爲文。只是隨手寫去。祇取理明辭順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人能識得韓、歐文字中客氣處。可與語文。可與語道矣。

人斷不可學子書。子書是不上行面、不入體裁文字。一學便入小家數。

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所以爲四六者。束於功令耳。今則未嘗有功令。何苦取青儷白。卽使能工。亦記室之才耳。

四六文不必作。亦不可不知。蓋四六中。長短相接俱有法。聲韻平仄俱有黏。熟讀古人四六。自見今人動誇四六。而黏法俱未之知。可爲一哂。

三都兩京。是天地間第一種無用文字。卽古人有用賦以諷諫者。終是諷一勸百。亦無所取。

古文濫觴於魏、晉。如七啓、七發、連珠之類。俱是天地間無用文字。如文選者。卽不讀。亦不妨。

文字須看其源頭。屈原離騷。纏綿蔓衍於文辭。而意在忠藎。則朱子取之。韓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義而意在爲文。則程子以爲倒學。立心異也。

古人之教。莫先於詩。謂其可以諷詠觀感。得性情之正也。今詩教已廢。三百篇雖存。其意趣深遠。學者未能卒曉。當世所習者。唐人詩句而已。然亦莫非詩也。愚意欲於古詩中。取其性情近正。有合於興觀羣怨之道者。輯爲一編。批評標識。置之案頭。時時諷詠。可爲性情一助。

凡欲作詩。須當養得心體好。心體平善。則所言自無偏僻放蕩。昔人論周禮。有云。此自聖人廣大心中流出。予意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自然溫厚和平。

或謂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則凡古人之詩。涉於哀怨者俱非耶。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正從廣大心中流出也。不然。則好色而淫。怨誹而亂者多矣。

詩不當從沈約韻。約韻皆吳音。人知之而卒從之者。人好學唐詩。則韻亦從唐韻矣。洪武中。既有正韻。禮部頒行。經數大儒訂正。校讎甚精。奈何不從耶。

古人不重聲韻。故曰書同文。不曰書同聲。以聲有五方。不可強同也。觀詩三百篇。大都用叶。則知聲苟可通。卽用之矣。不必拘拘某韻某韻也。必欲用韻。亦當以中州爲主。

詩不論漢、魏、六朝、唐、宋。只不失三百篇之意爲妙。唐人詩。李、杜並稱。而詩家尤重杜者。杜得三百篇之意爲多也。

詩家最低惡品。如唐伯虎花月吟。及迴文五平五仄之類。次則香匳體、李長吉體。皆不入格者也。今之學詩者。往往喜效諸家。夫詩以道性情。花月迴文。性情何在。喜效香匳長吉。則其性情不入於淫。必入於鬼矣。學之何益。如溺而不改。則其人亦不足重。

詩家限韻步韻。亦是惡套。古人賦詩相答。只是誦古詩以見志耳。後人以詩相酬答。亦是常事。然必限韻步韻。便專尙才思。有妨性情。

做詩須脫今詩人氣。得古詩人意。花鳥竹石。風雲月露。今詩人氣也。溫厚和平。興觀羣怨。古詩人意也。

詩言志。詩者志之所發也。有志而後有詩。故或直敍其事而爲賦。或有所感觸而爲興。或有所諷刺而爲比。皆言其所志耳。今人並無所志。而終日矻矻命題賦詩。正如三家村學究。埋頭舉業。詩意何在。

作詩之家。能合興觀羣怨者。雖人有幾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離騷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則

劉文成、陳白沙。其他如李太白、白樂天、陸放翁。亦合格者多。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

邵康節擊壤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語錄讀。然猶未免有頭巾氣。至白沙之詩。則合道理與風雅爲一矣。

其所作詩有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爲一人也。

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小論。頗欲仿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帖。太白、樂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尙未及也。

康節與白沙之詩。終是一家。意欲更選其佳者。與宋諸儒理學詩。另爲一集。以爲學者養心之助。亦最樂事。

詩餘、曲子。其辭愈濫。其調愈淫。愈趨愈下矣。然宋以詩餘著。元以曲子著。其間亦儘有可當諷刺。可勵風俗者。但學者既有志於道。則詩文且爲末技。況詞曲乎。且一入其中。則喜爲淫靡者什之九。能爲正聲者什之一矣。不作可也。

或問作制義法。曰。祖述孔、孟。憲章高文。上律先賢。下襲時彥。曰。祖述三言。既聞命矣。時彥何爲襲之乎。曰。將以致用也。成弘之簡樸。嘉、隆之渾灝。易時而試。則皆不售矣。故君子明理以致用。長短豐約。一因乎時。若夫字竊句盜。以爲襲者。吾不取也。

向來謂人但當盡力讀書。至於舉業。只就臨考時略做一二月工夫。便可應試。以今觀之。正不其然。凡事俱要豫先做透。如炊沸湯。務使百滾。待火候既到。方可停息。其後或溫或煖。皆可不時取用。若火候未到

者。斷不可強作大家也。要緊處。止在少年時一氣趕透。前後場取士。分明是經義、治事。此法過漢、唐、宋、遠甚。然於教養之方尚未講。所以士人當未達時。專意帖括。無眞實工夫。至應舉作爲文辭。亦只是浮言浮語。

制義體裁甚妙。然尚有可議者。必拘口氣。一也。聖人之言。惟聖人能言之。後學之士。以我證聖。當使其自言所得。求合乎聖人之道。而觀其不悖與否。不宜徒使效顰。概爲揣摩之語。必主排比。二也。排比之體。近於聲偶。文束聲偶。則難以暢論。往往拘忌體格。不能發揮旁通。此俱制義之弊。愚謂制義當作論體。凡上下古今。百家諸子。俱得旁引曲喻。縱言無忌。庶可窺見胸中所學。

凡制義出題。亦當爲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論是也。如此方可見人本領學問。

童試雖小事。然亦是士人進身之始。命題必須正大。所以端其志趣。國初皆是如此。慶、歷之際。始競爲小題。或枯或空。或縮腳。窮工極巧。務極其勝。止取僥倖。不顧義理。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所以慶、歷之末。人尚虛誇。士習大壞。亦是世代一大升降處。至後而又變爲巧搭。破壞聖經。割裂文義。害義傷教。莫此爲甚。後生小子。都教壞心術。而不知者。尤以爲巧。有司以之衡文。督學以之課士。習久成俗。漫然不知。甚可歎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聖人起。必爲析言破律之誅無疑。不能不追咎慶、歷諸公也。

或以制科文爲不傳者非也。唐之詩賦。卽唐之制科文。然俱傳矣。況今之制科文。又皆闡發聖賢道理者乎。傳至後日。卽爲古文矣。吾知其必傳。

國初如王守溪文眞制科文無一語溢於功令之外至荆川則以古文氣行之矣至慶歷則全失制科本意或學爲史傳或摹仿子書或攙入二氏或戲作世說甚至以聖人之言爲優俳小說其侮聖言一至於此積而至於今日豈一朝夕之故哉

文章至黃陶庵（諱淳耀）眞一代之冠語語是本源中流出古文制義經濟理學一以貫之可與荆川並傳吾友陳子言夏作理學題尤極透亮亦是本源中流出也學者作文須是本原中流出

文章學墨卷則易於中式然全注意體格則不能發揮胸中所得亦須行以大家氣

或有謂予不宜著述者予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同者衣冠禁令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異者讀書著述也衣冠禁令而必欲爲苟異則無以容身讀書著述而必欲爲苟同則無以立德

或有謂予著述不當示人者予曰其人而不可與語者必強而語之吾不敢其人而可與語者必強而祕之吾不能孔子所謂不失人亦不失言吾將志之矣不然而一概祕絕是謂天下無好人也又何取著述爲哉

聖人生末世眞是任大責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賢未備之書皆其職也雖矻矻孳孳夜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託涵養悠悠終日乎

聖賢在下功業只在著書蓋時未可爲不特得位行道不可望即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寂寥數人窮居談道風聲既不足以淑四方口耳又不足以及後世雖稱聞道而不能推吾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後世是亦

聖賢之所不取也。孔子刪述六經無論矣。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亦只在著書。試讀其年譜。工夫是何等樣精密。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雖明理盡性之人。無貴多言。然先知不覺後知。則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後世嬾惰好高之人。尤而效之。輒引以自況。又曰。身將隱焉用文之。遂以無窮歲月。浪擲於空談詩酒之中。是可痛也。

古語有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著書立言。君子之事也。著書而使傳之四方。垂之後世。則君子不能必也。聽之天而已。或云。人苟有一段精神。天斷然不肯埋沒。是殆不然。以爲精神孰大於周、孔。然周公載籍。燬於諸侯。孔子之六經。燔於秦政。雖後世終能裒集而表章之。然而殘闕壞亂者。亦不少矣。思之能無泣然。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心好之者。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玄。曾何足云。然微桓譚。則幾不傳。而況不爲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

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亂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卽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來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變然一王興則一王尊信一代立則一代表章卽盜賊強暴未有不過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鄒、魯、間擇名山勝地定爲藏書之所區別羣書分爲數種如經史子集志考圖籍藝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爲之又擇其最賢者爲之長使之任出納收藏曬曝補緝諸事授之以祿每歲則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遣行人視之校其書之損益完敝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與是誠至妙之法惜乎無有行之者

凡天下學士大夫著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上之於朝朝廷使大儒校之而善則必藏其副於孔氏不特此也凡所藏書皆當使大儒校定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始藏之其餘若離經叛道者皆斥去勿用不可務多而反使有魚目混珠之病也

凡書必當多置副本以備朝廷四方或有闕乏掇取鈔寫翻刻之用

凡五經四書及先賢語錄與夫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字內所不可少之書固當多置副本更當擇其精要者鏤版勒石必使之不朽且以便於摹印流傳眞千古之盛事

凡古來聖賢所造儀象法物。如金人、欹器、沙漏、銅壺之類。亦當仿式造爲其副。與書並藏。以備後世變革之際。或有亡失。則取式於彼。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宇內無人以爲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當世世奉之以爲斯文之主也。文獻何憂不足。故愚以爲王者苟能藏書於孔氏。則凡一代典章制作。與夫衆朝實錄。史館一成。卽送入副本。後世斷無亡失。以至求之民間。採之閭巷。而有拄漏傳疑之事。

不特鄒、魯之間。可用此法藏書。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仿此爲藏書之法。相擇勝地。廣置書籍。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典其事。相戒雖有鬬爭訟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下自然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其術。是以其徒日繁。而其書日多。其不肯天下而化爲釋氏者幾希。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六

誠正類

誠意是敬字逐條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時之敬。比誠意時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所謂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

誠意之敬。如有物在彼。而把鏡照之。正心之敬。如明鏡在此。而物來自照。

心如田。意如田中所生之物。誠意者。去稂莠而養嘉禾也。人初用功時。雖知爲善去惡。然工夫未能純熟。只好喚做誠意。喚不得心正。譬如草萊初闢。田禾未熟。雖稂莠已去。嘉禾已生。卻只喚做好稻。喚不得好田。心正者。耕種已久。田腳肥好。今人所謂熟田也。此可以得心正意誠之辨矣。土無有不生物。猶人義理之性。然土有肥瘠。田有高下。猶人氣質之性。蓋善惡不同。有或相倍蓰者矣。栽培耕種。則學問之功也。得於天者有多寡。則工夫之難易。迥然不同。可不勉哉。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沙磧不毛之地。雖樹之亦不生。乃今人資稟未爲下愚者。本可樹藝。本可爲良田。而甘使其心爲沙磧不毛。噫。可慨也夫。

田腳有善有不善。此爲氣稟之拘。雨暘有時有不時。此爲物欲之蔽。內除草穢。外設溝防。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

草有名香附子者。田中一生此種。則日長月盛。田遂不可治。非大墾發。挑去一二尺。則不能斷根。嗟乎。人心之爲香附子者亦多矣。能大墾發而斷根者誰乎。

誠意。須從篤信好學中來。不篤信則不能誠意。不好學則意亦不可得而誠。

誠意是作聖根基。若此處立腳不定。到底須塌下來。

意本是誠。其不誠者。後來之私意也。讀孟子論四端章可見。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註曰。誠實也。二語合看妙甚。一是反言以明之。一是正言以釋之。欺便不實。實便不欺。

人心之有意。如草木之有芽。此處須要愛護保養。方得發生充長。若照顧不到。少閒便爲私意所蝕。如萌芽出土。爲蟲所害。雖有嘉種。亦復何益。

誠意須要識箇充字。能充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只死煞守這意在。終不長進。

一意誠意。大意誠。小意亦要誠。以小誠爲無益而勿爲。以小不誠爲無傷而弗去。譬猶千尋之木。或折於徑寸之蠹。萬斛之舟。或沈於一線之隙。

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絕。而未有如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閒有些子萌芽。夜閒便復再發。言夏兄亦云。好人決不夢作賊。

如惡惡臭。較如好好色更難。好善進得十分。惡惡只好進得五分。子夏以篤信狷介之人。而入聞聖道而

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可以觀矣。

張九烈表兄。與予論報應之說。謂予曰。善惡皆有報。而好善之報。每爽於惡報何也。予曰。無他。只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誠。

爲善之心。有一毫討好的意思。便是不誠。

若決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量。

爲所不爲。欲所不欲。卽是自欺。

不識敬天二字意。終不可得而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欲盡正心分量。非窮理盡性。未易語此。工夫至此。其庶幾乎。

一心偶正。便是誠意。無意不誠。便是正心。

到得正心。便是一片光明境界。

已發未發。中和之德。一息斷絕。便不是心正。正心工夫。直是渾成無縫。

蛟峰方氏看正心一章。分兩段看。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下一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妙絕。若釋氏便說心不可有。亦不可無矣。

心體二字最妙。謂心之本體也。此是未發境界。學者須時時自驗心體方得。

心體須常是廣大寬平。又須常是光明洞達。

舜光問。日來用力操心。反覺心中擾擾何也。曰。此正是汝心清故。舜光未達。予曰。汝向來未嘗操心。雖心中終日擾擾。何由知得。今汝知得心中不清。是汝心清於往時也。

胸中無事。聞草木蟲鳥之聲。覺得分外親切。

人當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於喜怒一臨。蔽於有我。便顛倒謬亂。莫知所措。人能使其心靜虛。雖遇有事。常若無事之時。則應事接物。無有不當者矣。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工夫最是要緊。

朱子註不動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竊自驗之。心無主固動。即心有主之時。亦未必遽能不動。譬如一家之中。卒有盜賊事變。主人雖在。未必皆鎮定舒徐。此主人弱故也。要得主人強。須集義工夫透。

問夢境恍惚。何以定其敬不敬。曰。只不失其本心便是。曰。有一夕之夢而善惡不同如何。曰。亦是心雜。正心工夫。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俱不可有所。是矣。然又有不可一例論者。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又不可以有所論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方盡得正心分量。

與天地相似工夫。只在愼獨上。

人在幽獨中打得過。其精神快樂。尤勝大庭廣衆中十倍。先儒語錄有言。一息斷絕。便與天地不相似。此二句須於幽獨中體認。大是得力。

久不至虞九山房草長盈尺尊素曰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予曰然人心去惡譬如除草草長盈尺未有不知惡之者方其初生寸許時則以爲微而忽之矣須是見草卽除纔妙古人所以重愼獨之功也

見草卽除猶是第二義使其心爲康莊大道自然寸草不生

王範先問求放心曰放心不用多求若求便是已放孟子說箇求放心是爲不知放心者言若旣知放心則收將來時便有箇拘管之法問如何是拘管之法曰心是活物不可死煞地執守又不可空空地操存只是不要放他閒過此有六字訣多讀書勤職業而已矣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君子食無求飽一章皆是不要使人閒過此便是求放心妙法

譬之種田田土亦是活物斷無不生物之理若不去播種卻只怪他生草把鋤去剷把石去壓都不是只是把嘉種去播種或耘或耔工夫日深則自然成箇良田草萊俱去黍稷日茂矣

若果能靜存動察則心自無所放此一事非兩事

虞九爲予言近日頗用力於收放心予曰收來放在何處曰放在腔子裏又問腔子裏是甚東西曰天理又問天理是甚物件虞九未答予曰有事時只論一箇是無事時只論一箇敬

問至人無夢孔子何以夢見周公曰至人何嘗無夢只無妄夢問夢何以多雜曰夢雜只是放心多人有患放心多者予曰放心多只是天理不熟若天理一熟心便會到熟處自然不放

問心如何爲放如何爲收曰在欲爲放在理爲收

收放心。只是能覺。覺則便在這裏。又曰。覺卽是敬。

省察是收放心要緊工夫。省察既熟。自然能覺。

心未收。要省察。既收。又須存養始得。

問心既放。則傲僻邪侈之事。無所不爲。固是人欲。至如閒思雜慮。亦是放心。亦可謂之人欲否。曰。凡放心俱是人欲。如臨祭祀時。當思祭祀。卻思及戰陣。臨戰陣時。當思戰陣。卻思及歌舞。俱是閒思雜慮。俱是放心。俱謂之人欲。問如何。曰。理者理也。如木之有紋理。如人心之有脈絡。毫不可紊。事既在此。心乃在彼。則非理矣。非理便是欲。

收放心是範我馳驅。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儀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簡點。

二十年懲忿工夫。今日始得一用。

人不可有勝心。一有勝心。則爲氣所乘矣。要知勝心動時。卽是氣。

問吾輩克己。而他人或有加無已。將奈何。曰。天下是處。不可讓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又何妨讓與別人做。

予丁丑初學道時。偶有友人相託一事。爲某人解紛者。其人蓋嘗陰害於予者也。予雖漫應之而心不然。

既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己私者乎。卽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說。不過如此。

一發便覺。一覺便過。此是治心妙法。

問喜樂在四者之中。似未甚害事。曰。如何不害事。凡酒色之害。皆喜樂爲之也。

喜樂是順境。怒是逆境。順境如順風。逆境如逆風。逆風畏其覆溺。順風畏其飄揚。

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工夫尤當於微處著力。

克除惡念。只在絜矩二字。

人邪念發時。便思鬼神。此心便不敢妄動。

袁幼白戲問見女子時。亦頗動念否。予曰。美惡貞淫之念。未嘗無之。若謂有不肖之心。此則不敢。幼白謂不敢則猶有根在。予曰。未敢便謂無根。願學焉耳。

古人稱遠色。遠色則滋味便澹。邪念自息。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句。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助。色之迷人。如水蕩舟。當牢著舵。自不迷所向。

見色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誰無好色之心。能以禮自持。則君子矣。未可過爲好高之論也。

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眞驗後之言。蓋人當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邪念反因之而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問之江陳諸兄皆然。故欲遏人欲。只是存天理。

予幼學道時。每苦雜念多。嘗於桌子上寫精明強固以收放心八字對之。後來卻漸漸減少。

人雜念多。只是閒過。若時時勤正念。便無雜念。

人怒多從過處錯。哀多從不及處錯。抑其過。引其不及。則庶幾矣。

忌心最害事。每見朋儕中雖賢者不免。一有忌心。則朋友中復有一團否隔之氣。學業因之而不進。事功因之而不立矣。可歎可歎。眞心爲學之君子。急須克之。

忌者己心也。己字古文作蛇。蛇有毒害之意。故人心莫毒於忌。

天下惟才高之人多忌。蓋己才高矣。而又有人勝己。則不勝其忌之。而不知一忌則其才已小也。故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與吝總是一忌字。

吝字訓羞。今人見人稱他人才高。則自己不覺羞澀。此卽吝也。此卽忌心也。故小有才者。對勝己者則吝。對不如己者則驕。

身處要津。知人之賢。而不能與之立乎其位。謂之竊位。身負時望。知人之賢。而不能推引延譽。謂之竊名。竊位竊名。俱是一團忌心。惟恐人之或勝之也。故夫子謂之曰。竊。直是推見至隱。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七

誠正類

江虞九與予論至誠無息。予問虞九向來曾體驗未發否。曰未也。曰不體驗未發。工夫終有間斷處。虞九問何爲予曰且細自體認。虞九思久之不得。因問予向來用功如何體認未發來。予曰儀初時一起手用功只是隨事精察。因覺得有事時便用得力。無事時便滲漏了。遂用箇隨時精察。久之又思得隨事隨時都是外面若念慮起時不喫緊用功。豈不枉卻。乃用力於愼獨二字。用力既堅且銳。一時間胸中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如可目睹。凡邪念惡念。閒或竊發。正如火燄不過寸餘。便能斬斷。未嘗使之充長也。三月之後又思得愼獨是已發工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卻忘乎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二句。聞先儒教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寢時閉目危坐。屏絕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卒不可屏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神如鬼。不可名狀。閒或一時強制得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閒或一時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又以爲此境有何佳處。而古聖賢教人爲之也。且稍一認錯。不幾入於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亦不過念慮轉接關箚處。毫髮之閒。初無一時一日之可計也。子思知之故於此下箇須臾二字。又下箇戒愼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可或息。能從此存之而至於瞬息之閒。夢寐之際。咸得自主。則至於聖人不難矣。欲求無

息。不可不於未發處體認。

論次虞九、蕃侯、俱有所不安。因質予曰。若論戒愼恐懼。亦是已發。如何說未發。予曰。此大認錯。戒愼恐懼。與愼獨愼字。是箇主。是工夫。不睹不聞。與隱微之獨。是箇客。是境界。工夫存乎我者也。境界因乎外者也。有了這工夫。纔照管得這境界。若認主作客。便絕無把柄。二兄終以已發爲疑。予曰。是不難。兄試除卻戒愼恐懼。尋一箇未發來。二兄思久之不得。予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玄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便毫釐千里之隔矣。故除卻戒愼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

不明人之未發。當觀乎天。不明天之未發。當觀乎易。冬至夜半之前。天之未發。坤復之閒。易之未發也。人有一日之未發。夜睡未夢之時也。有頃刻之未發。念慮轉接之際也。天有一歲之未發。冬至夜半之前也。有一時一日之未發。四時晝夜之頃。草木榮謝開落之閒也。

朱子冬讀書樂詩曰。木落水盡千崖枯。嗒然吾亦見眞吾。此是詠未發景象。

戒愼恐懼與愼獨愼字。總是一敬字。不是已發用愼獨工夫。未發又用戒愼恐懼工夫。如此卻是兩截。

天不論已發未發。只一健字貫。人不論已發未發。只一敬字貫。

問純坤十月之卦。是天之未發時乎。曰。然。曰。如此恐非須臾之頃。予曰。不見復卦朱註乎。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然陽氣已生於下。

未發只是性。已發只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者非也。人豈有無性者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聖人則無事無時無未發矣。

問既言未發是性。則豈小人性少。君子性多乎。曰。君子率性。小人溺情。性非有多少也。欲動情勝。而本體牿亡也。豈得無多少之異乎。曰既云牿亡。則謂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云牿亡。未必全失。未全失。則豈無性體偶一呈露之時。

問如何用功。便有未發。曰戒愼恐懼。便有未發。此卽致中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去處。初學下手甚難。如何。曰初學用功。只就有把捉處去做。只已發中節。便漸有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必。便有未發。

戒愼恐懼。是未發工夫。不睹不聞。是未發本體。

程伊川曰。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可。又曰。旣思則是已發。二語俱精極。羅整庵以爲未是定語。又以爲語意傷重。皆未達叔子之意。蓋未發不可不體認。而又不容體認。知不容體認之爲未發。則知中矣。

先儒以爲常人無未發者。非也。整庵以爲人人有之而不知其多少者。亦非也。

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庵以爲恐學者認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萌。本體不昧。

不說發與不發。只說已發未發。玩已未二字。便有陰根陽。陽根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已發未發。是心之境界。心自有恰當未發時。恰當已發時。不可執著。君子只隨時隨境。下箇戒懼慎獨之法。若於此處一加擬議。便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

近時有講學者。以爲人心無未發。此不惟侮聖人之言。然亦大誤。予謂人心刻刻有未發。若無未發。只一念糾纏。如何得喜怒哀樂虛明四應。

喜怒哀樂。已發也。喜怒哀樂中間。都是未發。

或問如何是未發。予問子向我問未發時。先有成心相待否。對曰無。予曰此處便是未發。

問存養省察是一事。是兩事。予曰雖是二事。其實一事。此正如陰陽雖曰二氣。其實一氣也。然學者要看得他是一事。又要看得他是兩事。工夫纔有把柄。

存養工夫屬陽。省察工夫屬陰。陽無迹。陰有迹。

從存養起手。是於源頭上用工。順行下來。從省察起手。是於支流上用工。逆推上去。順行則近乎性之之事。逆推則全是反之之功。

省察最要著力。存養最忌著力。

玩朱註不敢忽三字。則知存養最忌著力。玩朱註尤加謹三字。則知省察最要著力。

從省察上用力。凡善念惡念之起。未有不知。至於閒思雜慮。似無關善惡者。便不自覺。從存養上用力。則

雖有幾微雜念。皆自知之。正如一泓止水。略有微波動蕩。便自覺得。說箇存養省察。猶自有意在。若到至誠無息地位。便一片光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更無存養省察之名可立。

俗諺有云。欲求眞受用。須下死工夫。學者若不向存養省察。實實尋討一番。而妄希自然。恐終身無著落處也。

存養渾厚。省察精明。

人當無事之時。恐此心入於人欲。必求一箇天理來頓放著。此存養工夫欠缺故也。存養既得。胸中淨蕩蕩地無非天理。卻無天理之迹可著。

欲下存養工夫。須是於省察上用力。使充積既久。天理日多。方寸中自有虛明粹白景象。然後可以存養。不然滿腔子無非人欲。何處得天理。何由得存養來。

人能於一日中。識得善惡念頭。起滅幾次。可與言省察矣。能於一日中。識得敬字工夫。斷續幾次。可與言存養矣。

王範先問靜存動察。曰。動靜是境。存與察是工夫。人一日之間。非動卽靜。應事應物是動。無事時是靜。念慮時是動。無念時是靜。動靜無常。不可拘執。惟聖賢則有工夫以主持之。當其靜時。則用存養。存養者所以存天理也。當其動時。則用省察。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中庸戒愼恐懼一節是靜存。故註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愼獨一節是動察。故曰。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存養省察。亦非二事。只是一箇敬。存養是靜時

之敬。省察是動時之敬。惟其能敬。故當其靜時。則能存養。當其動時。則能省察。要之只是一箇敬。一貫將去。

周子主靜之說。非專於靜也。只是宜靜處便靜。是謂主靜。大抵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有不宜靜而靜者。周子特於靜字上下一箇主字。是教人於易放失處牢著把柄。

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許看青天。能知此義。方可語鳶飛魚躍。

聖傳問先儒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是甚物。予曰。只是敬。又問。靜中有敬。則不謂之靜。予曰。此際正有毫釐千里之辨。當細驗之。

又問。先儒云。只用敬。不用靜。如何。曰。言靜則不可無敬。言敬則靜賅矣。

邵子言天地動靜無端。人心動靜亦無端。

周子通書有言。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予昔丁丑與陳言夏論動靜。言夏主靜中求靜。予作書言即動求靜。語見論學酬答。即周子此篇之旨。

物來順應。故動而無動。靜中有物。故靜而無靜。

形而下者爲物。形而上者爲神。

人能靜坐。則心地自然開明。

靜中看天地萬物。另是一種境界。

龔王陸子曰。靜中另一境界。則動中又另有一境界。是分動靜爲二矣。予曰。動則著物。著物則心主於一。自是另一境界。然於本體則未嘗有二。

靜者心之體。動者心之用。故靜則見天地萬物之體。動則見天地萬物之用。究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也。

友人有言。人須是一念不生爲妙。予曰。此言誤矣。人心如天。念慮猶天之生物也。宜春而春。宜夏而夏。宜秋而秋。宜冬而冬。自有箇恰好的時節。若云一念不生。則天地生物之心或幾乎息矣。

心屬火。火無時不動搖。故心亦無一刻停息。聖賢治心。亦如治火。但使其中烹調飪之用。而不使其燎原。則得之矣。若滅息。其無是理也。

一念不生。語極高妙。然決無此理。正朱子所謂此等議論。只好隔壁聽者。試思一部四書中。何嘗有一語道及。

或問陽明心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是見到這箇境界。

勿忘勿助四字。眞涵養要訣。

人工夫不是忘便是助。助便是過。忘便是不及。要之只是不能有恆。

陳白沙最善涵養。故其言曰。工夫在勿忘勿助閒。

讀白沙詩。最好涵養身心。如云。雪消鑪燄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又云。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又曰。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又云。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人代之。眞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使讀者如坐羲皇以上。

人能屏除俗累。則於涵養之道。亦得半矣。然於涵養既得。則雖俗累亦不妨。

問倥傯之時。涵養工夫如何。曰。倥傯時。可驗涵養。卻下工夫不得。然陽明征宸濠時。軍務稍閒。便與門人講學。此便是涵養。

凡遇倥傯時。須把心按一按。靜看道理。勿爲倉卒所使。則自然有益。此亦涵養一法也。

涵養莫如勤看道理。蓋道理明。則雖倥傯時。亦自不亂。不可以優游度日爲涵養也。

古人云。心要在腔子裏。腔子二字。須要看得好。道理應該所在。卽爲腔子。論語不踰矩。矩字是也。如以血肉之腔子爲腔子。則去而天壤矣。

薛文清云。應事纔應得卽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愚謂發皆中節。自然無留滯。不然。未能中節。而止求無滯。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矣。此處須要識得。

周臣兄書屋中書警語二。右曰。事無了期。丟過去。予曰。也看是甚麼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予曰。也看是甚麼心。禪家一切放下。儒家一切不放下。放下甚輕快。不放下甚煩難。放一切不放下。中而實無一毫沾滯。此聖道之所爲不可及也。

問。如何是一切不放下。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問。如何是不放下。而實無沾滯。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八

修齊類

修身工夫。博言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約言之。只是一箇敬。

問亦有心正而身未修者否。曰有之。只是內外不能合一。志不能率氣。孟子無暴其氣一節。最好參看。

顏子不遷怒。則正心之功盡。不貳過。則修身之功盡。

非禮勿視聽言動。聖人正教顏子以修身之功也。

切莫要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論語視思明一章。全是說修身。修身全是一思字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二語。孟子修身要訣。

持身之法。太矜莊則有迫切之失。太疏略則有蕩佚之失。學者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著精明。

禮經如執玉、如捧盈二句。極可爲持身之法。全是一箇敬字。

持身之法。曲禮中所載。固甚詳盡。然細讀語孟如鄉黨一篇。及燕居三變。子温而厲。與夫持志養氣。睟面盎背。居移氣。養移體諸章。尤可想見聖賢氣象。持身者所當細細體認。

問。張子學恭而安不成。莫是恭而安。原不可學否。曰。如何不可學。恭字是箇禮。安字是箇樂。聖人德建中

和。體備禮樂。故能恭而安。若不學禮樂。卻空空去學箇恭而安。便無箇入德之門。成德之方。人苟能立於禮。成於樂。自然有箇恭而安出來。

家語中。其狎足以成禮二語最妙。今人之於威儀。每每任性而失於過邪僻者。以狎爲主。狎之過。至於放僻邪侈。而無所不爲。固非君子威重之學。然方正者以莊爲主。莊之過。至於稜角隋隳。而使人難近。亦非聖人中正之道也。聖人何嘗不近人情。觀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與夫申申夭夭。前言戲之耳。聖人威儀動止。亦猶夫人。只是處處恰好。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又學者讀明道云。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待人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知此可以語莊狎之旨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此三言者。誠然誠然。予幼質素弱。坐立若不自勝。丁丑志道以來。強自扶植。亦不覺甚勞。此莊敬日強之驗也。

近來覺得涵養意勝。無武毅嚴密之意。不可不知。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人須是要做到這所在。

有浩然之氣。則自能睟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不爲愧怍之事。則四體自爾泰然。

問。居移氣。養移體。在富貴者則然。若居廣居者。何能有此。且寒素而爲舒泰之狀。不幾傲物淩人耶。曰。不

然。此所謂心廣體胖也。睥面盎背也。泰而不驕。何傲物淩人之有。

只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

踞坐交膝雖細事。然習慣則體終不莊。終非有道氣象。

凡人語言之閒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笑有近於陽者。有近於陰者。近於陽者多君子。近於陰者必小人。

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眞者。一笑則認眞遂懈。有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偸視者奸。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偸視之非。則去其奸。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乎正。則視瞻不期乎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眼如日月。須照耀萬物。勿爲豐蔀所蔽。

語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皆我之豐蔀也。

讀書不能窮理。亦是豐蔀。

予姊丈許允三。嘗述其祖午江先生之言曰。人見女子。第一看原是道心。第二看就是人心了。予曰。不然。

第一看是人心。第二看是人欲。又曰。第一看是人心。第二不看是道心。

或云。聽較視更難。蓋視自內出。聽從外感。邪色尙不可視。淫聲難於不聽。如何。予曰。總只是心爲主。心不在焉。則聽而不聞矣。予少時喜聽蟋蟀。凡蟋蟀之鳴無不聞。及長則不復然。心不屬故也。學者須是使此心有主。則不爲視聽所役矣。

視聽只是從心所愛處走。若心所不愛。雖強之亦不從矣。其能牽引耶。

人有爲不妄語之學者。問予曰。語不可妄。信矣。然苟事值不可語。欲諱則爲不誠。欲語則又不可。奈何。予曰。此中正有理一分殊在。苟得其道。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正是誠。不得其道。則證父攘羊。正是妄。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諱卽是誠。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言語最易忽略。出之者無心。聽之者有心。則指以爲罪端矣。予每見今世多譽寡咎之人。大率皆謹言人也。予口甚直。罪不能免。如何如何。白圭之詩所當三復。

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以今觀之。卽君子亦惡聞直言矣。故居今之時。言尤不可不謹。

君子之言。寧訥毋巧。訥則爲質爲樸。巧則爲讒爲佞。觀君子欲訥於言。及巧言令色節。可以悟矣。

聖門言語科。亦只是取言辭侃侃。丰采可觀。非取其便給也。然一入言語科。便未必語語皆出至誠。觀宰我聽言節可見。

言之失最難防。卽古人亦諄諄戒之。如君子無易由言。莫摺朕舌。言行、君子之樞機。駟不及舌。及金人銘

等類。古人尙兢兢如此。況吾人乎。

古人云。守口如甁。防意如城。守防二字最妙。此處須煞下工夫。後生斷不可以言語先人。此父兄所當戒。

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蓋視聽之失在心。在心尙微。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在事則著。不可救療。故君子猶兢兢於言行。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兩言最妙。樞機者由微而著之漸也。著之極。則所以動天地者皆在此。其機關只在頃刻。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何所底止。

刻者鍰削之端。薄者消亡之漸。後生而習於刻薄。吾有以識其將來矣。

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失便宜也。

非禮勿動。動字甚細。較前三句更難。論語不莊以涖之註云。氣稟小疵。則知知及仁守之後。氣稟小疵。猶未能盡去也。蓋氣稟由於天。魯者終魯。辟者終辟。愚者終愚。嗜者終嗜。學者至能變化氣質。纔是學問。

凡人氣稟之疵。最難卽去。稍一矜持。便涉做作。便不可久。此處須用學問涵養。日積月纍。久而自化矣。

凡人骨性輕者。學持重甚難。然到三四十以後。骨肉漸老。則亦漸向持重。不須急迫也。

氣稟之偏。須先去其太甚。其餘久則自化。

凡夜寢好仰臥者。多性氣剛強之人。好偃臥者。多性氣柔弱之人。寢容端正。好側臥者。多性氣中和之人。學者夜寢。須是側臥。亦所以養吾性氣。使就中和也。

禮云。衣服在躬而不知謂之妄。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巾服雖細事。然此觀瞻所係。不可不愼。每見世人趨時好異。巾服不移時輒一變。只此便是無恆。人心世道。於此可見。論語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欲學道。巾服之閒。不可不審。亦不必古冠古服。只隨時適中。一以澹素質樸爲主。則得之矣。

或謂巾服隨時適中。此爲在下者言則可。若在上者其觀瞻須可爲法。則豈可隨時適中耶。曰。此言甚善。若爲人上者。須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有斟酌百王之用。豈僅隨時耶。然要而論之。爲卿大夫者。有時王之制。爲時王者。有前王之法。是亦所謂隨時適中也。

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今人衣服不如人。往往以爲恥。此未見道故耳。見道則內重而外輕矣。

衣服雖敝。亦須整潔。此貧士之常。若面垢不洗。衣垢不浣。主介甫終非人情也。

昔人云。齩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言誠然。然豈特一人齩得菜根。須一家齩得菜根。然後百事可做。

予居家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余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權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恣食乎。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不獨養生。亦矜恤之仁所寓也。予食魚肉。不過使略可加餐。若飯食之外。不敢輕下一筯。宴會則不復拘。然亦不敢過也。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朱子註云。未七十者。不得食也。語近於固。然朱子煞有深意。正教人勿輕食肉也。輕於食肉。不特非矜恤之仁。老者之失養亦多矣。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酒之爲物。古聖賢未嘗不愛之。孔子之無量。愛而得其正者也。陶淵明、白樂天、愛而得其趣者也。邵康節愛而得其養者也。如南朝八達、則愛而放僻邪侈。爲無忌憚矣。況下此者乎。

朱子愛游山水。嘗以一古銀杯自隨。每至山水佳處。輒滿斟一杯。對之飲酒。如此亦何可少。

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此康節酒經也。予家居飲酒。每喜誦此二句。然酒不可多得。惟於饑勞之時。或寒凍之時。飲一二盞以當藥餌。亦康節之意。

孔子言。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實語。非謙詞也。人當親朋雜坐。觥籌交錯。主賓情洽。不覺至醉。亦恆情也。困是困倦之困。非困頓之困。若謂孔子每飲必醒。然反非人情矣。

酒以合歡。然每因此而失歡。酒以養病。然每因此而致病。則不如不飲之爲愈矣。

語云。醉之以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此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

失矣。

酒醉後。亦各有天性。有亂不可言者。有多笑語者。有惟思困睡者。有醉則胸懷愈益灑然。卽倦亦不過少瞑片時者。此處卽有貴賤賢愚之別。

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不期謹而自謹矣。

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

予壬午在瀲江暗室中。有以邪干者。予此際覺得敬畏之極。無一毫邪念。卻之泯然無迹。仍三遷以避之。大抵此事不難於卻。難於卻之無迹。使彼不至羞愧。得全其廉恥之心。且不至別生事端。是爲難耳。予此事未嘗與同輩言。特以後輩不可不知。因偶附於此。

人有以邪干者。應之以不知。此孔子待陽貨法也。最不犯手。予生平多於此得力。不特女色。凡事皆然。彼亦無奈此愚人何矣。

偶赴友人宴。座中有妓。或以予爲道學必畏妓也。屬妓送予酒。予怡然受之。友人笑曰。眞可謂胸中無妓矣。予謝之。因爲詩曰。明眸皓齒送金巵。無妓胸中總不知。翻訝當年修禮樂。何緣不去教坊司。蓋適與友人談教坊司也。